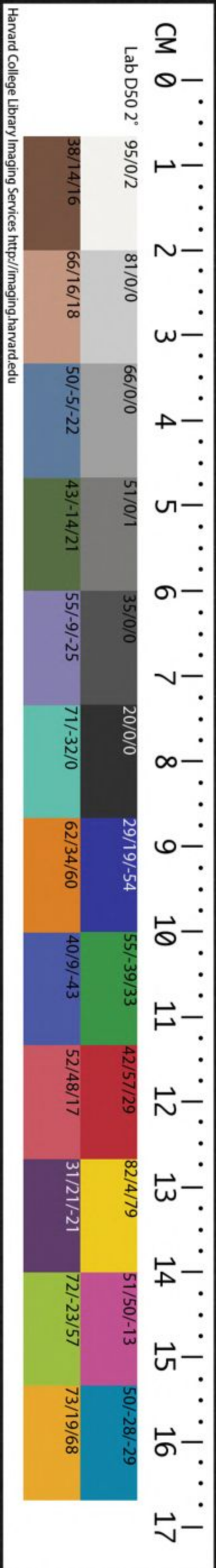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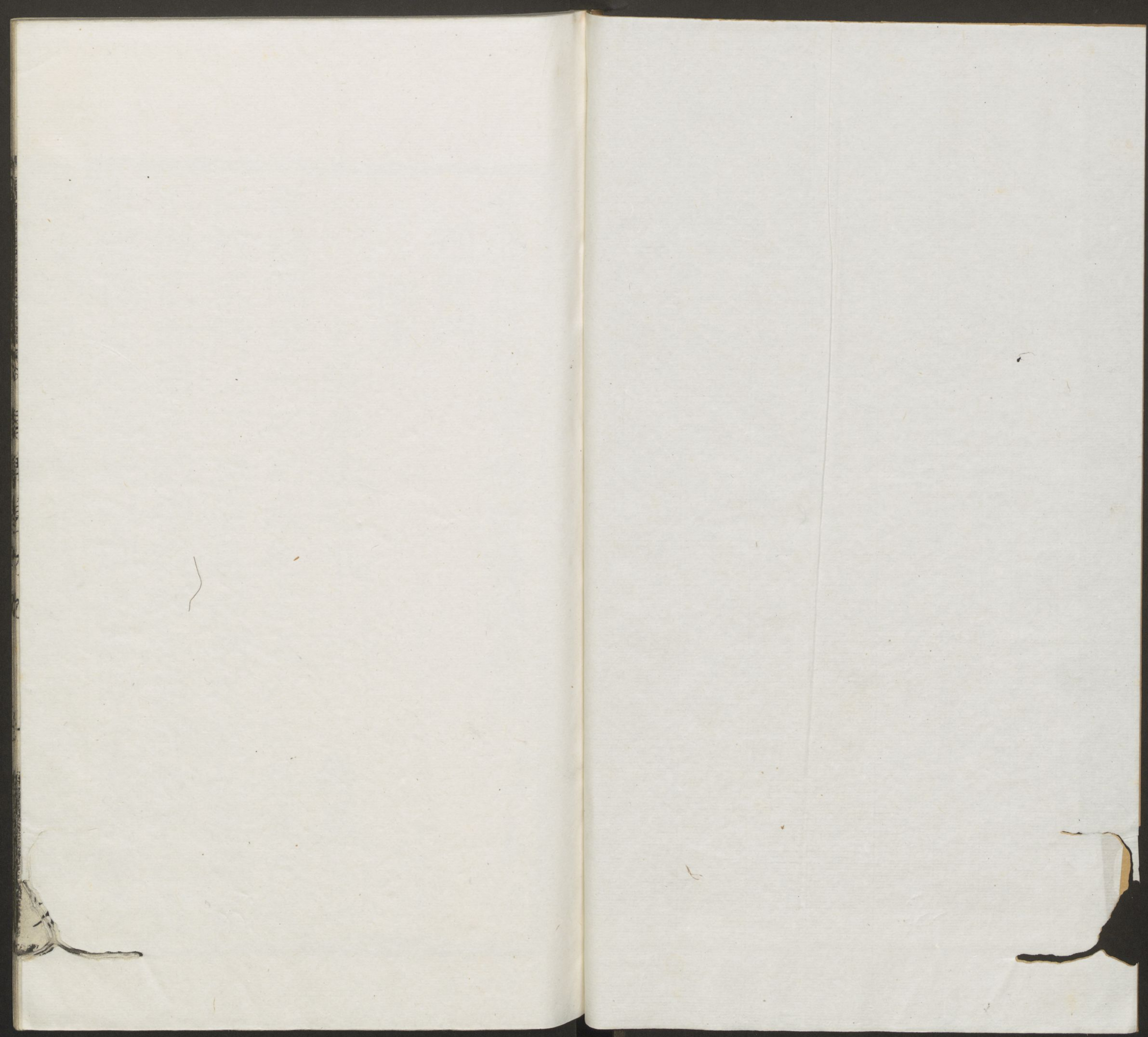


T 4664.5 / 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三

二七

刑賞門

恤刑

乞除非法之刑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
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以刑之設也蓋國家
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
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而非
欲毒於民也凡考罪之獄則五刑五刑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九

刑賞門

恤刑

乞除非法之刑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爲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以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考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古者痛其不可盡
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
矣堯之時誅四罪上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
戮驩兜斬共工于其處然此四罪者皆殺戮
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
言殺是故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
至于殺乃脩其法式以節其用刑不本於法
則刑贖刑贖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
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

之心以制天下燭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
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
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
族誅之例爲秦民者皆寃之殘害父母之體
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誅漢祖旣入
關蕭何以文爲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爲三
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
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椽黥劓之類然此刑
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其刑後代

尚以爲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
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爲
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以來非
法之刑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
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乃
或行之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
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
支解變割斷截首足坐釘立釘鈎背烙筋及
諸雜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

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闔闔以示徒
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剥
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造變數歲前
蜀部兩回作亂事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
之朝不能除之則永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
刑復加變截斷割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
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則絞斬
行焉而使先受苦痛變截斷割然後就刑然
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誠於後人令無犯者臣

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而於集衆之際猶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誠乎若使嚴刑可誠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爲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以來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旣愛於上則奉 upper 而懼苟以嚴刑欲誠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僭偽悉蕩祥瑞疊現

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爲常行矣臣又竊見唐文皇以人之五藏繫于背有罪者仍不行鞭背慮傷其命故于今稱善理天下能保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今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死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怨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貶以

尚刑 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民
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
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割心則脛獨夫受
行之矣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
陛下亦必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
陛下非 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
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
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
此矣 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

罪亦幸矣

咸平五年上
時通判蘄州

乞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

燕肅

臣切考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曰其
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辟罪
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
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眾正觀四年斷
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斷五十八今天
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二年斷大辟二千
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待

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
而法守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
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
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
待報淹延臣則以為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
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害
漢唐之治也天聖四年上時判刑部一覆奏
則必死之人徒充蔽死狂而父不得決請獄
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遂下詔曰朕念生齒
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
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

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
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無得舉駁

論開封府公事不經糾察司引問

范鎮等

臣等奏陳開封府勘到桑達公事不經本司
引問便行處斷雖攀援近例即元無正條乞
今後一切編勅施行今月十九日准密院劄
子節文右開封府緣有上件體例所乞今後
一依編勅施行已奉 聖旨不行臣等未曉
此理檢會開封府前後承受特旨勘鞫公事

本非因聖意有所喜怒皆是府縣失職不能
禁姦姦發之後尚未舉覺致煩聖聰旁加采
聽正是其救過苟免之際然則結案之後一
行密問略辨白黑宜無所害何必深自蔽匿
偷欲了當或內懷不辜無所申吐忍此但可
以成獄吏侮文之敝而未足副朝廷恤刑之
意也 先帝聖德仁明欽恤庶獄以京師浩
穰刑獄最繁故建設糾察一司令澄審眞僞
欲使凡受罪者自以不寃從建置以來每有

大辟倍加精密此則 先帝不敢兼於庶獄
庶謹惟有司之任聖鑒卓然與文王等矣若
以奉 聖旨并中書密院所勘公事即不錄
問無乃非 先帝之意亂有司之守大凡誤
法者必關盛衰以立制防因循以杜漸今既
曲許 聖旨中書密院所勘公事不復審察
未見所以尊朝廷重刑罰之理而適足啓府
縣弛慢不勤其職獄吏侵侮無所忌憚罪人
寃寃不得告訴之弊此臣所不論也又竊見

朝廷舊法中外通制官府常守皆不許用例
破條今或於四方承平之日京師取則之地
刑獄極審之司人命至重之際特許廢條用
例事理乖舛又臣所不諭也臣等蒙 朝廷
選委不敢不盡心誠望萬分有一可補聖政
非欲採撫錯失以為已能但 先帝所謹者
亦望 陛下謹之刑不可濫赦不可啓條不
可廢苛不可廣乞今後府司及左右軍巡大
辟公事內雖係奉 聖旨及中書密院勘送

者案成之後一依編敕施行貴得允當

嘉祐四年

七月同劉敞上時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乞春夏不斷大辟

蘇頌

臣伏思

國家以仁恩被胃天下

祖宗重

用刑辟

陛下丕承謨烈憲章大備輕重得

宜上自朝廷下及州縣遵守條詔無有違者

雖笞杖之責不合法令未嘗輒行其已斷之

獄猶加審察官司縱出者坐罰深故者或至

廢出而不用臣嘗謂自堯舜以來經史所著

用刑詳謹未有及我朝之仁恕平允者也
惟論決重辟猶不以時而議者未嘗及之誠
恐亦爲聖世當行之一事臣愚戇不識大理
故敢以前古之說言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是以三代之時春夏未嘗行誅殺也史
載秦世四時行刑王莽盛夏殺人是皆譏其
虐政也漢制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蓋不
於陽盛之時勦絕生命所以協天意助人情
也東漢以後或行或否近世遂廢而不舉其

說蓋患囚繫之淹久耳臣以謂獄官按鞫苟
有連逮不以輕重追呼參驗動涉歲時未嘗
以淹久故釋而不問也臣愚欲望聖慈參
酌古義采用周漢詔天下獄囚自非惡逆以
上決不待時外其餘衆罪並俟秋冬論決免
當溫和之日而有愁痛之聲亦足以成
聖朝仁恩之美也且無知之民輕犯刑網殺
之爲可矜貸之爲廢法萬一待決踰時或遇
恩降得從末減是陛下不廢法而全人命

者多矣恩威並行民知畏愛上當天心感召
和氣誠太平之高致也熙寧元年上
時知審刑院

論重辟數多

呂誨

臣聞先聖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將以救衰
亂之俗也然世輕世重因時之弊齊其非齊
殺以止殺故犯治則重犯亂則輕斯馭威輔
正之大要也降及三代稱治莫盛於漢唐高
帝約三章之始人心忻慰逮文景有刑措之
風比隆成康正觀中斷死刑二十九人開元

中五十八人得為興隆之盛矣我朝興運一
百餘年累聖繼述仁德純被四方無事刑
未至清天聖中歲計重辟數千而後有增無
減漢唐之天下亦今之天下漢唐之官政亦
今之官政斷獄繁簡何其遠哉臣竊以古之
新一號令必示於人俾其知禁命一官守必
先風教今之所理與古相反夫訓道不明則
愚民陷焉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欲遷
善遠罪而道亡繇也任刑之失正在於此加

以賦歛日急力役日煩山澤之利籠入殆盡
生齒之聚游手過半時豐儲歲食者百無一
二不幸水旱相繼流徙無定其等死則何所
不至非不忌法勢使之然也矧閭井之人有
不事事者悉皆循習以爲常州縣熟視而不
爲除去姦吏養之以濟惡一有敗露抵法者
皆良民平時誘脅之致職捕寇者罪尔朝廷
推恩與時滌盪每歲曲赦三年大霽蒙活者
雖衆自新者無幾重辟安得有少衰也觀今

之用文大率生刑入於重死刑出於輕犯笞
杖者在民則或黥或配在官則衝替停任皆
出特旨犯絞斬則遂成疑獄奏讞旣上則例
皆曲貸舞文者附會其事出入死生在於掌
握使幽寃無以訴刑之不清殆爲此也廷尉
天下取平之地今又欲以謀殺通守惠姦長
惡莫斯之甚王符曰賊良民者莫大乎數赦
孔明相蜀不赦而國治王通謂無赦之國其
刑必平數子者皆知識幾深通乎世務豈無

好生惡殺之意蓋知輔政之道本於無刑矣
獨唐太宗用是而治嘗詔侍臣曰我有天下
以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靜非常之恩也正
觀之刑不得不簡此其明效矣臣伏望
陛下至明燭理盛德圖新摠覽權綱欽恤刑
典法網宜疎略使之易避禁防宜高峻使之
不越風俗大化屬於循吏號令謹於反覆律
文戒於搖動凡有赦恩無失有罪唯有誥誤
與之原免仁慈如是而推廣則天下之訟必

清重辟之奏必簡太平之治不難成矣狂愚
所慮仰副明詔唯聖智詳擇海隅幸甚

熙寧二年

上時爲御
史中丞

論肉刑

呂公弼

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
以爲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
可况堯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之論不適時變
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仁
逮今千餘年一旦暴行之駭四海觀聽况古

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
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寬
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
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
好古之論陛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審
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所則民不犯
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
一駭而動後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

熙寧二年五月

上時爲
樞密使

論近歲刑獄枝蔓

文彥博

臣竊見近歲以來中外刑獄頗有枝蔓淹延
大暑盛寒縲繫囹圄其間豈無冤滯感傷和
氣朝廷每至盛夏必行踈決或水旱爲災原
減輕繫此聖慈欽恤之至也然守臣獄官
鮮能上副陛下之意有傷仁厚之化夫刑
者所以輔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王任
德不任刑以德爲陽居大夏生成之時以刑
爲陰居大冬不用之處所施輕重昭然可知

臣不敢以經史遠事言之竊以唐之憲宗號
爲中興任德任刑頗得其理嘗謂宰相曰于
頓懷姦勸朕任刑欲朕失人心也且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人主而失人心邦本何由
寧固臣以謂今之牧守監司宜得明惠厚重
之人宣布朝廷寬大之澤施豈弟之政變刻
薄之風則太平之隆可垂拱而致元豐三年九月上時

爲太尉開府儀同
三司復判河南

乞遵舊制降詔恤刑

范祖禹

臣近准中書省錄黃節文尚書省檢准元祐
敕諸獄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其罪人以
時沐浴五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令刑部遍
下諸路開封府界今後每歲暑月依上條施
行者臣檢會 祖宗舊制每歲冬夏降詔恤
刑自 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來 累聖遵
行未之有改至熙寧三年編修中書條制所
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月檢
舉牒逐州長吏訖奏臣竊惟 祖宗欽恤庶

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大冬之月使普
天之下至於海隅狴牢囹圄之中皆知聖王
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爲仁恩也今
令刑部遍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然州
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冊猶未若恤刑之詔
臣竊惜之欲乞依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
歲冬夏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爲始以副

陛下恤刑之意

元祐五年六月
上時爲給事中

乞用中典勿尚嚴刑爲威

范祖禹

臣竊以先王欽恤庶獄務在於寬刑期無刑
蓋非得已也國家一祖五宗以聖繼聖以
仁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典此所以祈天求
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也臣伏覩陛下
聖性仁厚有堯舜成康之質比聞有司奏獄
多務從寬臣願陛下長守此意操之勿失
有勸陛下嚴刑峻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
而勿聽陛下爲民父母海內皆赤子也人
君之勢其尊如天其不測如神誰敢不畏何

患威之不立而必嚴刑以肅之惟陛下聖
意專主於寬仁如天地之涵養萬物則刑罰
庶可清省矣臣久侍經幄無所裨補今將遠
違左右思所以助陛下施陰德益福祚結
人心者莫先於此故不敢不言伏望陛下
深留聖心天下幸甚紹聖元年四月上時出
知陝州自宣仁上仙熙
豐餘黨復用盡變更元祐政事欲以嚴刑峻
法陷害忠良祖禹逆知其意故臨去上此疏

議獄

乞今後毋輕置詔獄

吳育

臣聞先王凝旒黻纁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
犯典憲即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
或特從寬典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
人被誅殛死亦無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
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
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勘都亭驛械縛過市
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文
案具乃止坐請求常事有枉法贓賄又傳所
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

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
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
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
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
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太半大
抵雷霆方振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
自免或因而爲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
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
陛下爲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

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寃此臣所以深爲
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
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
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
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
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上時知
陝州

慶曆
八年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傅堯俞

臣近曾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赴開封府照驗張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爲不便豈有報人殺人不從對辨獄詞未盡冤抑可虞固非陛下仁惻恤刑之素意也臣伏料陛下非惜此數人但欲知外事恐沮塞之今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未爲得若付之所司辯其是否而賞罰之則實事日聞於陛下惟慮言者多耳儻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昧結之者有罪不發以

事忤之者無過被報雖刺告盈前於陛下何益適足以煩刑禁而搖善良之心况今吳清等事與前後不同本屬城南地分乃報城東公事事實當賞吳清等而罪城東探報之人事虛則吳清等豈得免責苟固辨是非蕩無拘檢臣恐此曹過蒙優假因勢作威誣陷平民漸不可長必有謂若沮此曹則陛下無由知外事者以此誤陛下幸深思臣言則事理可見伏望早賜指揮發遣免致淹延

刑禁且長小人之權臣不任懇激之至

嘉祐六年

十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乞發遣

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司馬光等

臣等伏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鈇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

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被此屬量其過失廣作威福私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言語皆被摭撫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英材以為公卿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繫囹圄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

懲誠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
吏民無所措手足豈合祖宗意哉嘉祐六年

月上時
為諫院

論詔獄

彭汝礪

臣聞人主之所宰制羣動百官萬民如馭一
馬進退遠近無不在我非獨威福之效也而
有德禮焉上下之道報施而已上施之以禮
則下欲報之以禮上施之以德則下欲報之
以德其澤蓋非一世而已其遺波餘澤流溢

漫衍及數十世而未已也朝廷數以疑似歲
起詔獄卿士大夫標然懷苟免之心是故爭
緣飾虛辭以為容悅故外有事君之禮而無
事君之心造偽飾詐趨利亡恥其流及下浸
不可止且古者於大臣其罪也甚章較明白
尚遷就而為之辭况事或出於嫌惡而多在
於疑似此不可不重也故詩曰伐木椅矣析
薪柶矣木非不可伐然必椅之恐傷其性也
薪之欲析必固柶之不欲逆其栢固也彼於

物如此而况於人乎彼於民如此而况於卿士大夫乎且夫人主之威非持雷霆也而勢非持萬鈞也大臣之生死貴賤在人主而已是至微賤今以雷霆之威萬鈞之勢震壓於至微賤之身而阻之以虎狼之吏罪之以秋毫之法又逼之以狴犴桎梏之具待之如此何所求而不得者夫漢唐之臣入嬰冠冕退就囹圄朝坐廟堂暮戮都市以今視之至有禮也自祖宗以來愛養卿士大夫甚厚天

下化之皆肅然有尊尊貴貴之心今近臣輕於陷法於是浸益陵夷矣臣聞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方陛下操與奪抑揚之柄以御羣下必不為已甚然末流之敝恐有甚於漢唐者夫舜咨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刑罰雖盛世有不能無也至於以愛惡而議獄以疑似而論罪實非天下之所以望於陛下者

熙寧十年上時為
監察御史裏行

乞罷大理獄

朱光庭

臣聞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恭
以陛下上契天心下符人意凡一舉動莫
非順理刑罰之清萬民之服適當今日竊聞
詔委御史中丞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看詳
大理獄探報不當事有以見陛下寬仁之
盛德其大理獄從而可廢伏緣治獄自有開
封府御史臺安用更致此獄且獄名不一非
治世之美事又帝居之側豈當致獄之地凡
爲人臣者不務崇理義以輔太平而乃長刑

罰以虧仁德不忠莫大焉臣竊見刑部侍郎
崔台符戶部侍郎楊汲務爲刻薄致位高顯
久任大理官稔爲刑罰虧仁德之事乃不忠
之臣也臣欲乞罷大理獄并黜崔台符楊汲
刻薄不忠之臣於外俾天下知聖人唯尚仁
德以化民則刑罰愈清而萬民咸服矣元祐
元年

上時爲
右正言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九十九終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

刑賞罰

赦宥

乞郊禋更不行赦

龐籍

臣竊見南郊禮畢行赦且禮行於郊而勸賞
賜赦者古之人無有也三王之世歲親祀昊
天上帝於圓丘又祀感生帝於泰壇漢朝有
甘泉五時之祭縣代而降郊祀不輟至於賞
赦皆未之聞也有唐兵興以來事天之祀歲

或廢之迄于五代三年之行還必大賞所以
勞衛兵也必大赦所以蕩亂獄也然則所賞
既大不可以歲舉故必三載而躬祀也
聖朝承五代之弊興千齡之統應變以制事
酌中而立治遠遺前古之法近擇後王之迹
是以間歲報本就陽位而展禮一朝錫福御
端闡而行赦慶賞二柄行慶之道也謂夫法
駕順動六師景從雖無大勞而必隆賞所以
勉軍伍而衛社稷也雖至愚以謂賞者國家

之大典可以仍舊謂夫狴牢悉啓桎梏並空
雖皆大罪而必盡赦所以滌衆故而使自新
也雖至愚以爲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以常
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
苦者抑之未必無怨也不能自新將復爲惡
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復惡
故以爲政教之大患也所謂常赦者除十惡
鬪殺劫殺謀殺並爲已殺人者及放火官典
犯正枉法贓至死不赦外其餘罪咸赦除之

設有鬪歐者折肋墮胎折跌人支體及瞶其
一目即損二事已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以
威力取財雖不傷人是皆凶險之大楚毒之
極寘之常刑則可以舒平民之憤挫惡人之
銳乃復被其大恩出爲無罪誠不足以增光
盛德適足以塞和氣而已况復將有事於南
郊之歲必告布天下民以是知國將郊禋郊
必宥罪乃先其時節用肆其凶暴雖約束之
預降終瑕釁之悉蕩宣父有言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今使之知所爲以幸 陛下誠
能布發睿旨昭示天下今後郊禋之日除賞
賜之外更不行赦使無敢爲虐則善懦者懷
惠凶頑者知禁

景祐元年二月
上時爲侍御史

論仍歲減降

蔡襄

臣伏觀比年以來盛夏之月 陛下親慮京
師繫囚令天下負罪者減降迭從輕典此蓋
陛下嗟憫元元重罹禁網冒炎暑之苦而處
狴牢之下天衷惻然下寬大之詔實群生之

幸也臣愚無智慮不能識天地無限之施而竊有感焉臣聞古先帝王躬慮獄囚皆以決寃滯非特專宥過戾也迫隆冬緣亢旱則或行之非一定而不易之制也向者國家行之比三年矣編戶之民習蹈前事咸知指時月輕觸憲度豈非屢行之仍滋爲弊夫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故罪有小大法有輕重今所涖者大罪而所處者輕法以非其罪邪雖輕法不得施安在降其等乎誠當其罪邪重法

尚不足以禁顧輕之何以革小人之心而駭之嚮善哉國家每郊禮必大赦貸民之罪固不鮮矣又仍歲有疏決減降之制臣謂貧弱者多負寃而富強者多蒙宥爲惠甚小而其蠹大非有補於治體也伏望陛下參前古之制揀當今之敝罷減降之詔而責天下州郡吏審辨獄情而勿久繫也臣疏賤而言近不勝隕越之至

慶曆二年上時
爲館閣校勘

論不可數赦

范鎮

臣聞古人有言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此言
赦之惠奸而無益於治道不可數者也屬者
京師及畿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
京師兵士又再得賜錢姑息之政無此甚者
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必其在五六月
間也猾胥姦盜倚爲過惡指期以待免况再
赦乎况三赦乎其爲惠姦虧損治道可知矣
好人良善也數赦尚猶喑啞蚩蚩愚民其不
狃而爲姦且盜者無幾矣又今防秋備塞之

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能
無動心乎不可不慮今 陛下德音已下賜
錢已出臣知不可救已伏乞今後罷所謂歲
一赦者以摧姦猾而使善良有所立也罷兵
士之特賜錢者以均內外以防後患而使民
力得寬裕於財也昔唐太子承乾爲長孫皇
后病請賜赦以崇福佑長孫皇后曰赦者國
之大事豈以吾故亂天下法乎長孫婦人耳
猶能如此 陛下聖人堯舜之資顧不爲長

孫后之所爲乎臣竊惜之

至和二年八月
上時知諫院

論不可數赦

司馬光

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
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
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併
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
欲言對曰惟願陛下謹無赦而已王符亦
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
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

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
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
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有數赦之
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
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况今國家
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䟽決猾
吏貪縱大爲姦利害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
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赦
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

赦使愿慙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懲惡之意哉且䟽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寃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赦之也又祖宗之盛時每歲不過一次踈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

今歲五月以前䟽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百職墮惰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䟽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預期其徒罪仍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䟽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有所戒懼

嘉祐六年八月
上時知諫院

論災異不必肆赦

周表臣

臣伏見國家每因天文之異水旱之災大則

行德音於天下小則曲赦於四京臣竊惑焉
夫數赦之爲害古人論之詳矣蓋古者赦過
宥罪行於過失遺忘而不以惠姦陷於刑辟
者非盜人貨財則脅弱暴寡者也使爲盜者
蒙釋則其主必憤疾使衆強者被宥則寡弱
必無訴故赦者良民不被其澤而惡人昌矣
又况小人習性之愚不能改過自新其旣出
也大至於讎害其主小至於傷損平人則復
穴坏踰垣揭篋探囊故朝脫桎梏夕復殺人

朝出囹圄夕復爲盜此非一日也國家何姑
息於此而赦之乎昔成湯之時其旱可謂久
矣湯以六事自責而已未嘗聞赦也高宗有
飛雉之鳴可謂異矣祖已訓之以正厥事而
已未嘗聞赦也周宣王之時其旱亦可謂久
矣詩美其側身修行而已未嘗聞赦也夫遇
災應變得如成湯高宗宣王不亦可乎而必
赦姦宄以爲惠不亦異乎竊原國家之意豈
非謂刑罰獄訟或有冤濫故赦之以致和氣

苟得其人則自無冤濫矣况近年以來省法弛禁人持近厚之心刑罰清而獄訟理乃使兇姦之人槩蒙釋宥恐非國之福也臣願朝廷或遇災異求古明王所以應天之道或修法度政事之未備者或求惠民濟衆之未至者或舉擢有道德才行而隱晦於下位者或出宮嬪之間執事歲深與無職掌掃洒而幽閉者臣聞太祖皇帝躬履儉約嬪御不滿三百猶以爲多嘗因霖雨又出數十人此

近事之驗也凡此皆先王舊典或祖宗故事惟陛下博求行之以應變而赦不妄下庶使乎寇賊姦宄無不息矣熙寧元年上時通判利州

錫賚

論無功不當賜第

蘇舜欽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居止者竊以賜

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朝廷方推此惠時謂當然今茲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邦經况賞罰二端國之神器所以駟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陣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况柳堯卿自有居第極為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

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絕僥覲之望俾貪冒者萌其恥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瀆宸嚴無任懇禱之至

康定元年十一月
上時監在京樓店務

辭賜金

司馬光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求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無不敢當受遂具奏陳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

特降中使宣諭令受臣上荷恩遇至深至重
螻蟻微命不足爲報愧懼流汗無所容措然
臣竊聞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
亦不仁也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
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爲嘖笑有爲笑今袴
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一弊袴猶不
以與無功之人况數十兩之金乎魏太祖之
爲政有功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
與我 太祖 太宗之御臣下亦然故能駢

駕英豪光啓大業夫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
之也誠以賜一無功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
徼覲之心有功之人皆懷怨望故也借使一
人有功而人主賜之金無功者不得其有功
者必喜何則衆人不得而我獨得之是人主
知我之功者其榮多矣如是則智者獻其謀
勇者竭其力雖使之赴湯火有將甘而樂之
若有功者賜千金無功者亦賜千金其有功
者必不悅何則彼無功而我與之均是人主

待我無以異於彼也其辱深矣如是則有功者皆懷怨望誰肯竭其智力觸冒死亡以徇國家之急哉故官會金帛者人主所以鼓舞羣情使之奔走左右而不知者也然則明主愛一頓一笑豈爲過論哉
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寢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內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

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鑄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 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此所以夙夜憂惶無以自處者也况府庫之物迺天下萬民之物也自非有功於民者皆不宜得之臣所以仰違詔命堅辭賜物至于再三者非自以飾小廉也迺欲助 陛下成治

道也伏望 聖慈察其誠懇依臣前奏許令
將所賜金并銀合回納入庫治平四年六月
英宗山陵儀仗使上時降中使賜箔金五十
兩并銀合重三十兩先上奏辭之不許故再
上此奉時為
御史中丞

乞權罷南郊臣寮賜予

錢顛

臣伏以邊境未寧軍須至急朝廷經費百倍
於 祖宗之時帑藏空虛間或兼水旱之患
從今不務省減向去何以枝梧然而事有權
宣理難固執豈可日前只圖僥倖之利不能

力為 陛下久遠之謀臣雖至愚言思有補
臣謂今冬郊祀之禮 陛下在亮陰恭默之
中遵 先朝三年之舊制是亦不得已而行
之內外供費豈當用平時之例而况覃霈之
恩未遠特支之賞亦頻天下之財取之盡毫
末數年之內用之無子遺民力既極困窮國
用正宜裁損臣聞在 眞宗全盛之世尚詔
三司減郊祀應奉之物十餘萬載於國史足
以為法 陛下誠思咸平中府庫之所積孰

與今日爲比耶所有將來南郊伏乞 陛下
持降睿旨除三軍賞給外應内外文武臣寮
舊例賜予一切權且寢罷至於應奉不急之
費亦乞減削如此則內足以省國用外足以
寬民力豈曰小補之哉唯 陛下斷在宸衷
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熙寧元年上時
爲殿中侍御史

乞聽宰臣辭免郊賜

司馬光

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
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

給奉 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
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
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
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
不可於飢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
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食
不樂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
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
之地災害特甚鄉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

田雖傷官倉无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宜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 國家豈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况復城櫓須脩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時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擯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

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不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減又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

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已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不足以救今日之災夫國家舊制每遇郊禋

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竒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

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眾言所移實天下

幸甚熙寧元年八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後數

於延和殿言方今國用不足呈郊資劄子

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宜聽兩府辭賞為節

安石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聽兩府辭賞為節

而惜不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袞辭

賜饌時議以為家自且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

辭郊資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今之府

務也光曰袞辭祿猶自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

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耶安石曰郊資匹兩

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資惟帳平

不過三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不

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

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悅中何功勤而得

比普等乎與王安石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

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亦是也王安石言所
費不多恐傷國躰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
裁之可也曰朕意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
允答之可也曰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已意
批答公亮等
因不復辭

論賜楊琰度牒

蔡蹈

臣伏觀近降聖旨指揮以金明池修龍丹

了畢特支度牒十五道賜供備庫副使楊琰

者按琰本木工止緣技巧馴致使名祿養豐

厚特有加賜近代以來以工巧被寵遇者未

有如琰比也而琰之圖效非有塞旗斬將之

勞而操規矩執繩墨以旨撝庶工正其責也
龍舟之役其費不貲朝廷不責其過侈以傷
太府之財幸也復以度牒賜之未爲允當且
今度牒直金二百千以十有五牒計之凡三
千緡非不多矣舉而授琰曾不計校甚亡謂
也若謂其功可賞耶設或運機精思殫盡竒
巧以窮耳目之翫不過百工何足多尚朝廷
賞之過厚内外籍籍不無議論凡賞罰所以
存勸沮也賞當乎功則天下勸而赴功者有

之矣罰當乎罪則天下沮而遠罪者有之矣
今以一龍舟之勞而命賞過厚不知意果何
在耶若謂其勞不可以不賞則邊陲用命國
爾忘家之人緩急不同假令邊陲之士爲
陛下臨危拒敵而致其死不知何以爲賜予
臣等竊聞諸路州郡每有興脩河渠水利官
府祠廟等于 朝廷乞降度牒不唯重惜未
即應副而詰問勘當十不得五其重如此而
獨於賞琰不以爲意何耶臣等愚陋欲望

聖慈特賜裁減天下幸甚

紹聖三年上時
監察御史

乞今後非有大勲業者不賜第

翁彥國

臣伏以慶賞之柄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仰
惟陛下勵精致治未明求衣旰食聽事以
詔多士士之起以赴功底績者不可勝計於
是醲於用賞以示勸焉甚盛之舉也然禮有
常數事有勢極過則為濫臣請撫所聞而論
之伏見比年以來臣寮有被眷異者不惟官

職之超躡錫賚之便蕃多遂賜第者臣聞蒙
賜之家則必宛轉計會踏逐官屋以空閑為
名或請酬價兌買百姓物業實皆起遣居民
大者巨坊巷小者不下拊數十家一時駭迫
扶老攜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况太
平歲久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
縱得價錢何處買地瓦木毀撤盡為棄物縱
所得地何力可造所失者固已多矣既而鳩
工市材一出公上請托營繕務極壯麗糜費

不貲。陛下知其爲恩，未知其爲害。羣臣莫爲陛下言者，得無惡於害已歟？設將相大臣有大勲大業，非尋常賞典所可報，賜第可也。邇者用爲從官，一無可紀，已聞賜第矣。恩倖技術，憑藉寵遇，攀援僥求，漸不可長。

陛下以天下爲度，於臣寮慶賞，略不小靳。此天下所共惜之。臣願爲之藝極而已。臣寮所得月俸，以其終身計之，幾何哉？至於賞格最厚者，不過數百匹兩，使歲月之中，比比受賜。

亦幾何哉？柰何嘖笑之，頃頃損十百萬爲一第之費，及斂數十百家之怨，爲一家之惠。陛下何取於此？天下之財入之，有經用之，有節將積如丘山，公私富藏可跂而待也。入之有經用之，無藝江河之流，不能實漏卮矣。伏望睿慈少賜留神，萬一可採請自今以始。非有大勲大業，暴著天下者，弗復賜第。雖已得旨許三省執奏，臺論諫爭，庶以下息覬覦之心，仰稱聖明愛民節用之意。

大觀三年七月上時

校完

為御史
中丞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終

校完

中丞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終

